

芦苇文丛

2015

中国年度中篇小说

付秀莹 主编

(下卷)

现代年选 在场者的选择

阿 来《三只虫草》

叶广岑《扶桑馆》

手 指《李丽正在离开》

戴 来《都去哪儿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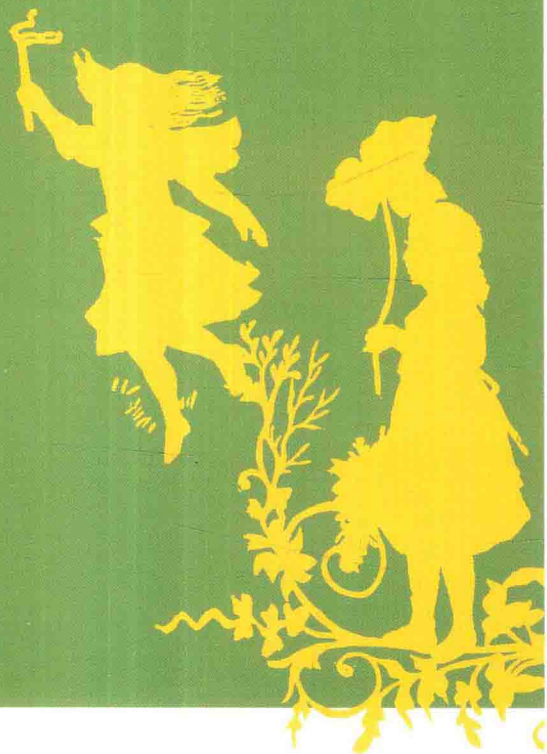
季栋梁《我与世界的距离》



尤凤伟《风铃》

蒋 峰《翻案》

放《菩萨蛮》

洪 邦《辞职》



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2015

中国年度中篇小说

付秀莹 主编

(下卷)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太阳风

刘敏^①

梁兆络喜欢春天的小雨，缓慢的雨滴，带着清凉的光泽，涂抹着街道两旁的树丛花坛。各种颜色的楼宇像描画过一样新鲜。重重的水汽笼罩着梦里才有的迷蒙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晴空万里，亮闪闪的太阳照耀着一动不动的绿化带，茶菱的叶片，像过了季节一样暗淡。流动食品摊子占据了道路两旁，偷懒的学生像有内线一样，准时跑到这里来买早点。他们像等食的小鸟，围在锅边，盯着锅上滋滋啦啦爆响的煎蛋和油饼。说不上来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。有女学生突然低头跑开，不用说，那是他的弟子。他想停来说几句话，比如注意卫生、小心垃圾食品、防止地沟油什么的，奇怪的是一转眼，女学生就不见了，他摇摇头，其实，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的大有人在，能及时爬起来买早点已算不错了。

（此时，在遥远的北方，有个小男孩起床了，他在做出发前的准备。桌子上、床上，摊满了杂物。衣裳、运动鞋、缺气的篮球、用过的课本、翻倒的变形金刚……摆了一地。明显地，男孩没有经验，拿起这个放下那个，准备工作显得杂乱无章。一只黑色双肩包打开了，几件衣服丢了进去，马上又拎出来，一件件举着看，这使得准备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。）

① 刘敏，黑龙江人，现居上海。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迄今已发表中、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。作品多次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刊物转载，曾入选《2013中国散文年鉴》，并获优秀奖。出版中篇小说集《猎鹿人》，获云间文学奖。

梁兆络没有任何预感，影响他的是女弟子夏子繁发在邮箱里的信。夏子繁从理工大学考到他的门下，原本学的是法学系的社会学专业，却考取了东欧大学的外太空专业研究生，说是对社会学厌倦了，想在外太空遨游一番。梁兆络不相信会有女研究生热爱这个专业，但夏子繁却心无旁骛，专心学业，即将按计划毕业离校。就在学业将成之时，夏子繁的心思却在这个暮春时节起了变化，说要跟导师谈点学术以外的事情。这也用不着回避，在任何一座学院，教授与所带的女弟子朝夕厮混，免不了发生暧昧以至出格的事。女弟子振振有词，说，青春和青春期不是一回事，青春期该有的就应该有。于是，除了课题研究论文答疑，还少不了泡小剧场、逛夜市、吃西餐。找僻静的地方消磨上一天，例如咖啡馆郊区会所那样的地方，与导师相拥而坐，卿卿我我。遇上不顾一切的，偷摸开几回钟点房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女方别怀上，维持几年学术情人关系是没什么问题的，等热乎劲过了，女方或读博或出国拉倒。当然，也有弄得不利索的，女方当真了，非嫁不可，不同意就喝安眠药跳十八层教学大楼，闹到这一步，学院也觉得不像话，给当事者一个处分，调离教学岗位，再也不许与女学生接触。女弟子夏子繁有才貌，在学校里待得年头长，杂书看得多，弄坏了心绪，穿着过膝的绣花衫，在春雨绵绵秋叶满地的水岸树下，愁肠百结。喜欢无主的小猫小狗。聆听古筝呜咽，迷恋旷世奇缘。情绪说变就变。发信给导师，是向导师请教如何解决失眠的问题。失眠的原因不用说，全是因为导师，每当酝酿出了困意，导师的影子就出现了，师生在梦中散步、交谈、看景，醒来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痛苦的日子从冬到春，如今，所有好看的花都开过了，为师的也没亲临寒舍给予指点，隔着几条马路，竟像隔着天上的银河一样不肯逾越。难不成等弟子患上了忧郁症，身体搞坏了，出了事，为师的才来探视吗？

满腔幽怨，情意却是深长。梁兆络明白那意思，但他不想与夏子繁有学术以外的瓜葛。他认为，情人就像衣服上的补丁，缝制得再好，也是一块补丁。让他烦恼的是，面对这样的要求，他考虑了很久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

梁先生早！

身后有人招呼，是系里的几位教师，他们边走边在争论什么岛会不会打仗，梁兆络冲他们点了点头。

我来听您的课。还是在“高脚杯”吧？

其中一位说。

那幢叫“高脚杯”的建筑是梁兆络的创意，看来，抽象的实物也能被大家

所接受。

还是那里。欢迎你来。

梁兆络微笑着说。

（双肩包收拾好了，男孩把它提起来挎在肩上。关好屋里的门窗，要出门的时候，又想起了什么，回身又走到书桌前，把一帧带相框的照片拿起来。照片上是一位漂亮的女子，满脸微笑，背景是一片大海。蓝色的海面出乎意料地平静。男孩用毛巾包好，小心地放进背包，拉上拉链，加上挂锁，拍了拍，重新背起，这才出了家门。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好像在考虑落下什么东西没有。抬头看天，太阳亮得有些刺眼，他低下头，满腹心事的样子，沿着树荫走去。路上有人打招呼，问他去哪里，他没回应。做成仿古式飞檐的学院大门前，有不锈钢遮阳棚，那里停着一辆通勤车，车前的牌子上写着：

北方大学——直达——商城广场，中途不上下车

挤在中间的直达两个字小了两号。

男孩上车，在车后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
你真的要走吗？

车门口出现一个小女孩，她探着头小声问。

男孩不看她，冲着窗子点了点头。

你还回来吗？

男孩低着头说，不知道。

你能给我写信吗？

不知道。

男孩还是低着头。

女孩没再说什么。没走开，也没上车，一直站在车门边，像在等待什么。）

脚下绊着了水管子，梁兆络这才注意到校园里有了变化，上百盆鲜花从卡车上卸下来。洒水管子拉得很长，蛇一样躺在地上，花和花坛四周湿漉漉的。彩色的花卉像给地上铺了一块花布。大概有什么要人来视察，这种事免不了折腾。彩旗插了一排，几只氢气球悬浮在半空。花工们集中在一起，听从设计师指挥，蜜蜂一样忙忙碌碌。

梁兆络绕过花坛，教学办公区在小路一头。路边的法国冬青长得很好，围成一道弧形的树墙，树墙里立着花岗岩雕像，凝神远望的是德国的马克斯·普朗克，按说还应该还有丹麦的波尔和德国的爱因斯坦，几位都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，负责项目的人说，外国人都差不多，有一个代表就行了，于是，普朗克一个人站在了这里。由于僻静，晚上灯光照不到，情调自然温馨，男女学生趁机跑到这里来厮混，又不注意方式，不雅用品随地乱扔，学生们暗地里管这里叫色界。

“色界”后面，有三幢比肩而立的老房子，说它老，是因为民国时期，在这里开过立宪会议，接待过外国使团。那些头戴礼帽噙着雪茄拄着文明棍的洋人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耀武扬威。长长的走廊，又窄又高的木格窗，还有窗外巍峨的雪松，就是见证。当时民风沉稳，建筑风格朴实无华，现在的校园，除了毫无特色的大楼，就是名流显贵们前来视察，或者参加校庆所栽植的树，上面挂着注明身份的牌子。树下培着从外面拉来的专用土，搞得像吊唁场。这几幢老房子如今开辟成了工作室。现在时兴这个，有身份又申请到项目的教授办公室，都改叫工作室了，可能这么叫显得气派吧！梁兆络在第一排，砖雕的拱形门廊和白色的罗马柱非常相配。推开门，一张深红色老式办公桌，一只雕着蝙蝠的衣帽架，再加上一些旧版照片和杂志，一切都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。梁兆络喜欢收藏陈旧的东西，他曾在抽屉缝里发现过一枚旧书签，上头印着穿粉色上衣的民国女子和一枝开着的腊梅花，反面有一行水笔写的小诗：

相见清夜里，秋灯雁成双。

君去霜寒月，相思更声长。

没有开头也没有落款，也不知是男送女还是女送男。有意思的是，多年过去，书签竟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，他偶尔会拿出来欣赏一番，好像要找出书签背后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（商城广场到了，男孩下了车。广场上，一大群伴着音乐跳舞的人两臂平伸，围成了一圈。失去管束的小狗们，在人群里穿梭。男孩东张西望，没找到任何标志，只有两个背包的青年男女站在树下。男孩似乎想过去问点什么，一条迎面跑来的花狗引起了男孩的注意，他向前蹦了两步，用力跺了下脚，小花狗停住了。男孩蹲下，伸手去摸小狗的脑袋，小狗一跳躲开，眨眼间就跑没了影。男孩站起来，怅然若失地看着远处。

一辆空港巴士开过来了，男孩随着两个年轻人上了车，在靠窗的座位

坐下。

好像是为他们送行，广场上，跳舞的音乐声突然加大，几乎震耳欲聋。)

屋里有些暗，梁兆络拉开窗帘，向上推开拉窗，听到木滑槽“咔嗒”一声卡住了才松手，百多年的木制机关，好用得不可思议。新鲜空气伴随着松树醇厚清新的气味飘进来，像置身森林。蓝白条纹的画眉鸟在树枝上跳跃。两只灰色的野鸽子被惊飞，它们歪着身钻出树丛，滑向一幢色调幽蓝，很有未来派风格的建筑，这是那个法国光头设计师克莱尔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把基础教研楼设计成了太阳风的模型——一只倒放的高脚杯，暗红的杯座，天蓝色透明的杯身，线条水波纹一样流畅。但梁兆络不满意，再好的设计和施工，也做不出太阳系电子爆发的奇景，只能在感觉上向美丽的造型靠近。为此，他向克莱尔提出修改意见，由此发生了关于建筑风格的争论。涉及艺术，法国人既有想象力又很固执，这让梁兆络不快，甚至耿耿于怀，主动断绝了与克莱尔的联系，没想到，大楼落成之时，克莱尔主动捐赠了一套教学设备。

梁，我是为你才这么做。

克莱尔友好地拍着梁兆络的肩膀说。

为了我？

是的。你是天才，人类的希望，我不想伤害你的自尊。

梁兆络看着克莱尔的光脑袋，弄不明白他这是称赞还是道歉。

大楼启用后，梁兆络的课，大部分都安排在这里，这时他才感到，许多设计，法国人还是想得细致到位的。几百年的工业文明不是说说的，实力摆在那儿。

(现在是早上七点五十分，男孩下了巴士，从出发口进入候机大厅。这里是北纬四十二度线上的北方机场，相比较而言，没有南方那些机场繁忙，显得有些冷清。放眼望去，机场四周是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，还有成排的杨树。通向机场的快速路上，没有几辆车。

时间还早，三三两两的旅人，推着行李车到处转悠。有警察踩着轮式平衡电动车飞快经过，小男孩看呆了，像看动画片一样盯着移动的身影，直到消失。男孩接了杯水，看看墙上电子表指示的时间，找了个角落，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。)

此时的校园里人人都行色匆匆。教师赶着去教室。勤奋的学生和睡懒觉的

学生，抱着书本从食堂和宿舍两个方向跑出来。梁兆络整理好教案和图片资料，喝了几口漂着参片的温开水，这是习惯。教师这个活，说到底，吃的是开口饭，九十分钟的课，讲到后来，口干会影响效果。有的老师带着水杯上课，边讲边喝。外教老师更随意，一手端着咖啡杯，一手举着热乎乎的咖啡壶，肥大的屁股堆在讲台上，一副聊闲天的架势，他不喜欢这一套，正课时间的每一分钟，他都有自己的要求。你可以不喜欢我的课，但我不能讲得失去水准。

这是他的信条。

(男孩听到一片嘈杂的人声，他从书本上抬起头，看到许多人向检票口拥去，是要检票了。那一对年轻人也站在队伍里，看到男孩，招了招手。男孩并没走过去，随着人流站在安检队伍后面。)

梁兆络出了办公室，走下台阶。近一个世纪的打磨，台阶上有深深的凹痕，显得残破不堪。后勤派人来修理，被梁兆络以影响工作为名阻止了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陈旧是一种品格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如果换成进口大理石，就没了那份厚重。夏子繁每次来都说，他的学问关乎未来，心态却是守旧的。他不否认，回答她说，守旧是学者的根基。夏子繁说，学科带头人不是这样的，敢于想象创新才是出路，连弟子问的问题都不能回答，何谈创新？尽管是质问的口气，梁兆络听来仍然心情愉快，就像听一个有意思但没讲完的故事……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这才想起忘了关机。脚下的石板路凹凸不平，再次走过普朗克的雕像。普朗克饱满的额头上，洒满了早晨的阳光，糟糕的是，普朗克的鼻尖上，落了一摊白色的鸟粪，这使得雕像的面部表情有些滑稽。他继续走。手机还在响，像难哄的孩子在吵闹，少不了是请他参加什么开业剪彩、募捐、访谈、开班仪式之类俗不可耐的活动。他很不情愿地把手机举到耳边。

……注意，是短头发，背黑色双肩包……

电话里传出一个女人急切的声音，像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。

你慢点说。

梁兆络谨慎地提醒。

飞机的航班号你记一下，还有到港时间……

女人匆忙得语无伦次。

你是……

梁兆络忍不住问。

现代版年选

每年如一日的用心

品质见证时代

“你觉得我们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？”她问。

“我讲不清楚，愿它尽量长久。但这由不得我们，往后上海什么样都难讲。”

她叹了口气。胡兰成叫车送她。坐进后排时苏青说，有空我会再联系你。胡兰成讲，最近可能还要约你吃饭，最好就是这几天。苏青没明白他什么意思。

“你寄来的杂志我看了，《天地》，第十二期，有篇叫《封锁》的小说写得很好。你认识作者吗？”

“张爱玲，我很喜欢她，我们很相熟。”

“我喜欢这篇小说，我想我也会喜欢小说的作者，我想认识她。”

“你要怎么认识？”苏青有些警惕。

“我想你来介绍我们。”

苏青盯着他，摇上车窗，汽车已经在缓缓移动，她依然转着头看他远去的身影。她不敢转移视线，她怕眼睛一转，一眨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——蒋峰《翻案》

这个夜晚，他敲响了两户人家的房门，村长家的虫草送给了部长，桑吉家的虫草送给了书记。桑吉的虫草在书记家待了三个晚上。

第三个晚上，书记回来晚了。书记老婆便提前把放在冰箱里的虫草取出来。

她细细嚼了一根，觉得是好虫草。

这时，书记回家了。

书记老婆说：“今年的虫草不错啊！”

书记说：“那就包得漂亮一点儿，哪天得空儿给书记送去。”

老婆笑说：“书记送给书记。”

——阿来《三只虫草》

在这些小说里，你或许能看到别人的内心曲折，窥破别人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，你惊叹着，原来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，这样的命运。又或者，你从中看到了自己，看到自己的心事，竟然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破。又慌乱，又叹服，又惊又喜，又怕又恨。觉得这作者是知己，亦是敌人。在这些小说里，你活了一遍，又活了一遍。你活过千百种不一样的人生。你不仅仅拥有此生此世。

大约，这正是好小说的魔法吧。

——编者



更多惊喜尽在
现代官微！

ISBN 978-7-5143-4295-6



9 787514 342956 >
定价：67.00元（上、下册）